



雨后初霁，碧空如洗。

夏天的夜，像一首浪漫的散文诗，深邃而轻盈，律动而有韵。伴随着晚风里的花草馨香，吹进我记忆中的深港。

趁着夜色朦胧，清风送爽。闲适下来的我蹒跚独行，漫步在绿意盎然的陌野上。

进入丝绸之路大道的小草公园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五颜六色的灯光，光线并不耀眼，很是柔和。不远不近处，用各色灯光打造的梅花鹿、兔子、松鼠、小狗等各种可爱的小动物们，缤纷的色彩点缀着这个恬静的夜空。

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前行，周边出现了起伏不平的坡地，地面上长满了没过小腿的绿草，坡地中央还有人工制作的鸟窝。路两边开满了各色花卉，高低分明、错落有致，在连日来充足雨水的浇灌下，花朵开得格外鲜艳。

此时，我感受到那份淡淡的行踪，那是对生活的浅浅念想，也是对自然的敬意与欣赏。风柔柔地拂过脸庞，伴随空气中弥漫着花的芬芳和草的清香，让人神清气爽，惬意无比！

被薄雾笼罩的小草公园，空气清新，郁郁葱葱。漫长的步道非常干净，由于雨刚过，地面还存有少量积水，需要绕开走或者轻轻跳过。信步向前，不知不觉中来到了公园的中心地带，这里有几处小小的水塘，夜色下显得很明净。不远处矗立着两个“大蝴蝶”，形成拱门，这是游人经过时都要拍照打卡的地方。曲折蜿蜒的多条小路铺着石子或青石板，通向草丛深处。在明

边走边写

■张锦盼

我们祖国辽阔广大，东西南北，山脉连连，江湖处处，你即使健步如飞，跃行似光，也很难走遍大大小小的山川湖泊。我出生在杭州，杭州的西湖，嘉兴的南湖，湖州的太湖，绍兴的东湖，建德的千岛湖等等，当然是去过的。至于黄山脚下的太平湖、南京鸡鸣寺旁的玄武湖、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以及云南的翠湖，贵州的红枫湖，还有湖南的洞庭湖、江西的鄱阳湖、青海的青海湖、内蒙古的达赉湖等等，也都先后去了。各是各的地域，各有各的风貌。备受大众赞誉的，不外乎西湖的秀美、南湖的壮丽、太湖的渺茫、千岛湖的不凡、玄武湖的妩媚，大明湖的书香，昆明湖的浩大……湖，纵然天各一方，但水上游风，水中映景，水下生草，它们各具风姿、各有特色、各成生态。不过，湖水层层鳞浪、湖面闪闪放光、湖底幽幽莫测的情景，总给人一种柔美、温顺、静谧的感觉。

二〇二一年夏秋之交，应新疆文友的邀约，我来到位于新疆伊犁州富蕴县的喀纳斯湖。

不来不开游，来了才知晓。

那是怎样的一个湖呢？

这个湖，远远地藏于阿尔泰山山脉的深处。

阿尔泰山，近看高大巍峨，冲天直立，担心碧空会被它刺破、白云会被它挑碎；远看起伏层叠，绵延无尽，恐怕永远走不到山尾、永久见不着平原。可是，当汽车在大山里东拐西弯、左转弯绕时，面前竟出现了一个宽宽长长的湖。湖的另一边还呈现着一个青青翠翠的牧场。数不清的羊群在牧场上游动，向前，就像天上的云朵在空中轻轻地飘浮、移行，阵列之大，气势之威，说是波涛浪涌、排山倒海，都不算夸张和夸大。原来，这里是哈流滩。是喀纳斯湖的大门。走过这道门，就从干旱

时光流影

■吕成玉

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事情。中小学一放暑假，正值“小麦覆陇黄”。由一场夏收就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序幕。

河套地区有民谣：“男人怕的割麦子，女人怕的坐月子。”在这被称之为“秀女也要下垌”的最繁忙的日子里，为了让集体的粮食颗粒归仓，公社、生产大队和小队都要层层召开夏收动员大会，号召男女老少齐上阵，誓夺夏田丰收的胜利。

在大人们“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飞舞银镰，挥汗如雨，早出晚归的刈割期间，我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们也没有片刻消停。我们主动承担起挖野菜、喂猪、喂鸡等家务活，甚至还学着做饭，以减轻大人的劳作之累。同时，每家每户都给孩子规定了一项特殊任务——捡麦穗。

等小麦全部割倒后，生产队就为逢头垌面的人们放几天假。姑娘小伙子会兴高采烈地拿上一两块钱，相约三五人，骑着自行车到城里吃几根冰棍，喝两瓶汽

盛夏，夜行小草公园

■宋然

灭灯火的映衬下，可以辨别百花的颜色，以黄色的居多，也有蓝、粉、红、白、紫等颜色的。这些花朵随着季节的更迭，花开花谢，春去夏来，最终停留在记忆里，到了风驻足的地方。

盛夏，于一隅静谧间觅一片清凉。不慌不忙，任日月变化着模样。入微处，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感知于万物，市井长巷，心近自然，留内心一份清幽与曼妙时光。

天上云舒云卷，缥缈地变换着各种形态。夜空中微弱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深蓝，偶尔，还能看到几点星光。今天游园的人并不多，与我擦肩而过的几个男女，远远就可听到他们窃窃私语，他们是在说着甜蜜的情话，身影渐渐远去，很快地消失在夜色里。我站立片刻，抬头仰望长空，感受到那份宽广无垠的浩瀚，心中涌起的是对未知的敬畏，也是对生活的珍视与感激。

不知不觉中走了很远，举目望去，公园东侧有霓虹小灯串起的温馨提示字样：例如“哪有天生如此，只是天天坚持”“绿色是地球的底色”“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在这等你”等语言标识，这些小彩灯围成的词句挂在大树上，好“新鲜”啊！满满的正能量，既感觉到了温馨又增添了乐趣，这个发明创意很好，真心为设计这些话语的人点赞！小园很有特色，非常别致，除了能观光游园散步以外，还设有篮球场和自由活动的区域。



刘清羽 摄影

喀纳斯湖小记

片片森林都是生于西伯利亚冻土地的泰加林在这一区域的充分体现。泰加林是俄罗斯语，泛指寒温带的北方森林。喀纳斯正是这个庞大的森林系统在中国的一个边缘。这里生长的正是西伯利亚云杉、红松、冷杉、落叶松等针叶林。其中前三种在我国仅分布于阿尔泰山，是国家重点保护的濒危物种。此外，这里还生长着疣枝桦、欧洲山杨等小叶阔叶林稀有树种，呈现着亚洲唯一的针叶林和阔叶林混交之美。显然，喀纳斯湖的美与众不同，除了山水之美，还有森林之美。也正因为片片森林散落分布，湖水依傍森林，森林导引湖水，喀纳斯湖就忽而弯曲窄长，似天仙将束腰的绸带丢在山间，忽而滚圆平滑，如地神把晨照的明镜置于谷中。人在坐船游湖时，常不知是船浮水上，还是穿行树丛中？是划在溪涧中，还是环行深潭里？人，坐在船舷上，不知水长水圆；坐进树荫里，不觉叶绿叶黄；人与水、与树，浑然一体，豁然，爽然，释然，欣然。可以想象，随着季节的变化，当不同树种的树叶，由翠绿变成鹅黄、褐黄，变为血红、紫红；不同树类的树干，由泛青变成暗黄、土黄，变为灰白、苍白；那是怎样的一个魔幻变异的缤纷世界！

这个湖，静静地依赖着天然石人的长年守护。

在喀纳斯湖畔森林的前方坡地上，可以看到几十尊各有面容、各具姿态的天然石人，一动不动地、默默地、静静地站立在能够望得到湖面的位置上。刚一见到，让人以为是景区的一种装饰、点缀，以为是展览古老的喀纳斯原始艺术，以为是哈萨克人、图瓦人信仰的寄托。其实，那只是我自己的猜测，每天早晚湖面上水雾弥漫时，或是中午日头照下来水汽蒸腾时，或是夜晚月亮辉耀星光熠熠时，或是光线很

暗、周围黢黑、伸手不见五指时，抑或是滂沱大雨、水帘挡住视线时，那一尊尊石像，就都活了起来，生动了起来一样。它们一个个敦敦实实，阵势浩大、庄重威严地震慑着从林里的豺狼虎豹，保障前来考察湖情、观赏湖景的人们安全；它们人人直挺挺，气度不凡地展现着历史的沧桑、现实的变迁。石人们已经在这里站立了上千上百年，风霜雨雪，电闪雷鸣，也已经把它们最初的清晰、细腻轮廓冲刷、击打得变了模样。人们说，这些千年不歪、百年不倒的湖畔石人，任凭草绿草枯、花开花谢，随其风狂风急、云涌云飘，始终静默无语，只是冷眼旁观。那才是真正的历史见证者。

这个湖，悠悠地映照人心对美的希冀，映射出人性的善良。

在喀纳斯湖上举头仰望，看到的是寥廓、深邃的天空，飘浮、移动的云朵。天，深不可测；云，飘不知远。这时，如果只是极目远望，望到的就只是浓雾弥漫的山野、阴沉昏暗的河谷。但只要上岸上坡，攀登到云之顶上、天之高处，就能看到喀纳斯湖上空云浪滔滔，天水茫茫。

有意思的是，在喀纳斯湖区，无论是站在湖畔的牧场，还是登上湖旁的山顶，抑或坐在游湖的船上，只要是在雨后，随处都能看到天空中飞架南北的彩虹。一天傍晚，我和朋友正要返回，刚刚坐进车里，一抬头，一道绚丽的彩虹就横跨在眼前

的山水之间，两岸的群山、对岸的雪山和清静的湖面，正好映衬着彩虹的全景。美不胜收，妙不可言。

时光匆匆，已是二〇二三年。我又长了两岁，我什么时候再去呢？

喀纳斯湖，如此美妙、美丽，美得无可形容，美到无与伦比！

挖掘“耗子仓”的痕迹。当洞穴的老鼠遭到侵袭后就开始四处逃窜，一群孩子便呼喊着在麦茬密集农田追赶围剿老鼠，直到将老鼠打死，激动的心情才得以平复。

我们将捡拾的麦穗兴高采烈地背回家，视若金子一般地收藏着。然后用棒槌进行敲打，用簸箕抖落干净，装入袋子。别小看这短短几天的拾田，眼疾手快的人捡拾的“成果”很让他们自豪。这些小麦磨成面粉后，主要用于招待客人。有的人家在阴历七月十五时，还用这些白面做成形状各异、色彩斑斓的“面人人”，既是对劳动果实的炫耀，也让传统的节日丰富多彩。

多少年过去了，捡麦穗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清晰地印在岁月的深处。它让我看到了饥肠辘辘的人们对粮食是如此的渴求，更让我懂得，热爱土地、珍惜粮食是一个应该具备的修养。



1973年10月，内蒙古著名考古学家汪宇平先生在呼和浩特东郊保合少乡大窑村南山坡上，发现了两处距今约7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制造场。

大窑村南山坡是横亘在内蒙古西部的阴山山脉大青山南面的支脉，山上盛产的燧石质密而坚硬，破碎后会产生锋利的贝壳状断口，非常适合打制石器。

引起轰动是自然的。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专家裴文、贾兰坡及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吕遵涛都曾亲临大窑村考察，并指导发掘研究工作。

经多次发掘，大窑村先后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石器成品和半成品；用于剥兽皮、刮兽肉及砍伐的龟背形刮削器是大窑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典型石器，考古学上因此将其定名为“大窑文化”。这些简单粗糙的生产工具证明，呼和浩特是远古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古人类制造石器，其实是一种有目的的创造活动。第一把石斧的诞生，便在与动物之间划分上一道分界线。学者们因此断定，人类历史就是从制造石器开始，让上肢从爬行的功能中解放出来，为后来直立人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大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肿骨鹿化石、鸵鸟蛋化石和人类用火遗迹充分说明，“大窑人”虽晚于云南“元谋人”和陕西“蓝田人”，但与举世闻名的周口店“北京人”却处在同一时期。

“大窑旧石器时代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古代石器制造场。四道沟典型的地层剖面包括有五个原始社会时期，即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这在国内也极为罕见，被称作“无字天书”。

气候和动植物学家们认为，70万年前的呼和浩特大青山一带，森林密布、灌丛茂盛、水资源充沛，动物种类繁多，非常适合古人类居住、采集和渔猎。所以，“大窑文化”是以呼和浩特为中心，沿着阴山地带向外围发展，在周围大青山主脉和支脉的山坡上就发现了多个石器制造厂遗址，最北延伸至四子王旗北部。

原始社会时期，古人类以集体捕猎野兽、从河湖中捕捞鱼、蚌和采集植物的果实与茎叶维持生活，并顺应自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迁徙。后来有了火，加工过的食物不仅有利于身体和大脑的发育，也有利于他们顺利度过寒冷的冬天。火也让那些想要伤害他们的野兽不敢轻易靠近。

对呼和浩特历史，特别是“大窑文化”感兴趣的，可以去内蒙古博物院，那里有专门的展厅。

情小品

■宫凤华

清逸薄荷

薄荷，味辛性凉，栖居院角，低语心事。薄荷苍绿，可平息心底波澜，去除燥热；缕缕淡香，绵长久远。《浮生六记》中的芸娘是薄荷绿，神态中有着天然植物的清香、雅韵。芸娘本身就是一株娇小清逸的薄荷，眉梢眼角的温柔爱意，萦绕于沈复心头。

老家院角，春风吹拂，薄荷挨挨挤挤，推推搡搡，内敛娇羞，身着绿纱，碧绿清透。摘一片叶子入嘴，满口清凉。紫色的碎花不起眼，素净无华。

薄荷优雅雅静静地长在墙角地头，绿叶互生，边缘锯齿井然地排着，淡紫的小花开在暮色里，香气薄凉如水。凉风轻轻掠过，鸟儿喳喳窃语，薄荷不为所动，按着自己的秩序生长着，从容坦然。

薄荷清香，如帐幔后怀抱琵琶的女子，风韵流泻。薄荷香透，如江边沙滩，踩一脚就出水。我喜欢用食指和拇指并拢，掐下薄荷嫩叶，指间残留薄荷雅清香，闻着舒心，感到天地清朗，岁月静美。

窰钵捣烂薄荷叶制好薄荷汁后，将糯米、粳米掺和，静置至米粒发酥，磨成细粉，盛入瓷盆中，加冰糖、蜂蜜、薄荷汁，搅拌均匀，上锅煮熟。也可用模子把生糕坯子入锅煮，蒸出来的薄荷糕精致养眼。出锅的薄荷糕色泽淡雅，若碧玉雕成。轻咬一口，沁凉之感从舌尖上弥漫开来，味蕾陷入鲜美的沼泽中。

“薄荷膏”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就像一杯薄荷茶一碗薄荷粥，在袅袅香气中徐徐地喝、慢慢地嚼，与凡尘两不相碍，于清淡中品出原味，恪守本真，不亦快哉。闷热夏日，有薄荷相伴，人被拉出尘俗，人和薄荷俱绿，温馨清凉，安稳恬静，时光充满诗意，市井生活绵软悠长。

编辑：魏美丽 蒋建波 张文静 美编：晓行